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13位ISBN编号：9787538260045

10位ISBN编号：7538260048

出版时间：2001-05

出版时间：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庄因

页数：1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 内容概要

这是一位文弱的现代书生定给豪侠仗义的鲁提辖的一封信。  
文笔生动，看似轻松，实则沉重。

面对如此多的社会现象，如此繁杂的世间万态，作者用敏锐的眼光和细腻的笔法向读者展示了他对于语言文字的随意掌控和对社会不平之事的强烈愤慨！

##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 作者简介

庄因，1933年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迁居台湾。  
台湾大学中文系及研究所毕业，1964年受聘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任教，次年转教职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98年退休。  
现任该校亚洲语文系兼职教授。  
除授课外，兴趣更及于书法及绘画，曾有展出，在台湾和美国文化界颇有声名。  
庄因的岳母为台湾著名作爱林海音女士。

##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 书籍目录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文人与梦母亲的手  
消夜和其他侍亲三事  
飘泊的云  
鱼事记  
余珠玉在盘洗澡  
走过从前  
一片冰心  
十亿零一年的影子  
晒太阳  
记牙齿穿鞋缘  
小事拼盘  
乡关谈色  
色变排队  
琐谈“握箸待助”  
说杯男为悦己者容  
广告箱中  
日月梦·蝉·故乡俗人俗语

## &lt;&lt;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gt;&gt;

## 章节摘录

我们兄弟幼时，正值先父携家抗日逃灾，辗转流亡各地的苦难时期。物质环境不好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也远不及现在在台的人。

抗战时，因奔走各地，把学龄全耽搁了。

住在穷乡僻壤，是没有学校可供调剂生活的。

而父亲当时的家庭教育，除了严苛以外，至少我认为在“做人”方面，大人的身教对我们一直长久地起着积极作用。

比方说，“勿苟得”就是基本的人格训练。

不管什么，实在的与空虚的在所不论，只要在原则上不属于自己的，说什么都。

“勿苟得”。

哪里有现在“大家都这样子了，不干白不干，反正干了也没事”这样的侥幸心理及枉顾原则的任意作为？

不但任意作为，更且“理直气壮”。

以“阿木林”或“呆头鹅”调侃正直不苟的人。

那时，大人也总不以“时候变了”。

为圭臬接受年轻人的狡辩。

听下一代辩解原意不容置疑，但我们一定要看是什么事。

大家为非作歹，无论如何不可跟着大队走。

在我幼年时，许多被目为“原则”的事，是说什么也不会更易的。

比方说，吃饭绝对不可碗有“余粒”。

不能说装了一满碗只吃一两口，佯装称说“肚子不舒服”就下桌了。

“不可以碗有余粒”，就是原则。

这不可以商量，不可以任意找借口辩解。

肚子不舒服索性就不要贪嘴上桌，图一时之快就是不对。

先父的家教，除了像上述的“原则”性事端外，还有一些他虽不解释，却执意要我们省悟的小事。

如今想来都是对生活态度不容苟且的范例。

兹举三件引述如下：其一，父亲题写书法，总是要我磨墨。

那时无有“墨汁”一物，濡笔展纸书写都要磨墨。

这是一件非常消磨人志的事。

稍一不慎，墨会磨斜歪，变成了雕刀刀刃的模样。

凡此时际，父亲见了只低声道：“这墨还不够，再研一盘。

这次用你刚磨歪了的尖部研磨。

”尖部体积小，磨起来自然更费心力。

但是，两三次后，这样的小事便成了习惯，我于研磨时，就知道对待一件小事的不苟态度是如何重要了。

至于面对其他诸事，据理类推自不待说。

其二是拭擦保险刀片。

中国男人有不轻易剃刮胡须的事实。

时至二十世纪今日，现时有电剃刀，通电之后，数分钟便干净利落了。

可是在当时，尤其是战时逃难后方，电力无有，父亲能用当年自北京随身带出仅有的一些保险刀片，看在一常人眼中，已是相当的不同凡响。

该时物资艰困，保险刀片在西南偏僻的贵州小城，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父亲每日刮面剃须，之后便要我们为他清理用后的刀片。

先是把刀片自保险剃胡刀上取下，用清水将刀片两边沾上的胡茬及秽物冲掉，然后用干净的草纸（不是目下又白又软的卫生纸）拭干，再涂以油脂，二度用干净草纸拭干，放回包装刀片的原有印着英文

##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字样的包装纸中，才算了结。

这样反复一次，需时大约十五分钟。

如此，一片刀片通常可以使用十次甚至二十次左右，不像现在用后顺手就弃之便了。

其三是捶腿。

我听说在澡堂浴室中清洗之后，躺在床上或大沙发上，若有人为你浑身搓捏敲捶，会感到周身血脉霎时全张，气走节肢，比吃下仙丹灵药都舒服。

幼时为父亲捶腿，仿佛也是如此。

可惜我从来未有“被捶”的经验，故只能意会。

为父亲捶腿，是自两肩而下至两臂再至腰胯最后及于双腿。

握拳下捶时，疾缓轻重都须注意。

大约也便因基是之故，父亲唤使我“主捶”的次数最多。

我说疾缓轻重，但视父亲闭目静享时的面部反应便知。

有时捶得兴起，又疾又重，好像戏园子文武场击起的快速锣鼓，虽实际上并无舞台战将对打的场面，但当父亲吟呵渐重，我便知道“失手”了。

精神一提，于是心中哼起了唢呐的音律，改为轻推慢送的功夫。

父亲的蹙眉逐渐宽解，喉中哦然有声，舒徐有韵，我便知道此战已胜，提枪奏凯的时刻到了。

父亲的轻松高兴，也便是我的自得。

我从这样的侍亲经验，学习到了如何察言观色，凡事勿用己意为之的道理。

事情终其所以都是势必亲为的，但如何着手，如何运行，就仿佛为父亲捶腿一样，你所应付的事便好像是有机的一具躯体，不可以不顾一切勇往直前，而必须注意“反应”。

<<给鲁智深先生的一封信>>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